米歇尔·普拉达:会计、市场与全球经济增长

2014 年 11 月 12 日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前言

今天，能与诸位齐聚一堂我倍感荣幸。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作为一家学习机构，在诸多方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通过学院的网站，我了解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致力于成为“获得国际认可、全球领先的会计学院”。在我看来，学院的设施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此外，学院仅在 10 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就培训了 140 多万名会计人员，这一成就世界上难有几家机构能够企及。学院的奋斗目标令人倾佩，而在向目标前行的道路上，你们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来到中国总能使我心生愉悦，这里有诸多我的朋友和同事，能与你们共事是我的荣幸。首先，我要感谢中国财政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和合作。今年早些时候，金立群先生接替李勇先生成为 IFRS 基金会受托人。此前，金立群先生曾担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而李勇先生已被任命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

我还要感谢张为国博士。作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理事，他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还同意担当我的导游，周末陪我参观著名的西安兵马俑。您们可能知道，张为国博士曾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首席会计师，是会计领域的“骁勇斗士”。张为国博士和我是老朋友了，在我担任证券监管者期间，我们曾在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共事。

我今天上午的发言将涵盖三大主题。首先，我会介绍全球会计准则的相关情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向全球准则转换不仅涉及会计工作本身，同样也会受到良好经济政策的影响。其次，我会向您们介绍全球会计准则的最新进展。第三，我还将简要谈谈中国和 IFRS 有关情况。

会计准则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让我们谈谈全球会计准则。我曾见证并参与了会计和会计准则的诸多争论。各方观点各异，这通常源于他们对会计在全球经济中应发挥何种作用有着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会计就是传统的簿记，记录交易，提供制衡，为企业的有序管理

提供帮助。而另一方面，一些人将会计，特别是财务报告视为沟通手段，为投资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高品质、有助于决策的财务信息。

当然，现实情况是会计同时服务于上述两种需求。在中国，情况尤其如此，上市公司和非上市的大中型企业使用同一套中国会计准则。但是，第二种需求——财务报告作为财务沟通渠道，才是全球会计准则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身处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这意味着曾经各自孤立的市场现在已完全互联互通，近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印证了这一点。危机爆发之后，政策制定者们都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每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即使是那些最大的资本市场，都充当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卫星。纽约和伦敦两地市场价格的波动可能源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同时也可能是受到本地事件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更是如此。

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只会日益加深。麦肯锡公司最近开展的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金融投资事实上都属于国际性交易[1]。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未来十年，在经济日益繁荣、新兴市场参与和技术进步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交易总量可能会增加两倍。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投资方与吸收投资方往往处于不同立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许多大公司同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市，如上海、香港、伦敦和纽约。中国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投资对象包括一系列国际公司和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中国也受益于外来投资。国际领先企业都在加大对中国业务和活动的投资，这反过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演进和发展。

数十年以来，全球性资本市场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现如今，它愈发重要，这是因为每个主要司法管辖区都在寻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寻求为全球金融危机创伤提供更多的治愈时间，寻求推动经济持续复苏。

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这是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所在。这也是中国 2020 年改革方案的核心主旨，它确立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要“促进海外公司进入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向海外扩张，其中也包括会计和审计”[2]。

欧洲同样也将关注重点放在了市场上，将其作为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日前，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宣布计划建立一个“资本市场联盟”，以此来实现银行主导型融资与市场主导型融资之间更健康的平衡，进而释放欧洲的经济增长动力[3]。

在这一背景下，会计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远远不止于记账职能。就像万维网提供了全球性标准来推动信息经济发展一样，政策制定者们正越来越多得从我们这里

以及在座诸位那里寻求帮助，期望我们能为财务信息制定全球性准则，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投资方和吸收投资方可能身处世界任何地方，他们之间的沟通方法必须予以标准化。各个司法管辖区会计规定之间的差异，即便是细微的差异，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摩擦。它们阻碍了有效资本配置，而这正是全球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和其他重要司法管辖区安身立命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如此重要。我们正在携手开拓财务信息的全球性语言，我们经济的持续繁荣将越来越多地倚赖于此。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多次对我们制定全球会计准则的工作和使命表示支持。事实上，就在两个月前，FSB 重申其承诺，“继续致力于一套高质量的全球会计准则”[4]。

全球准则的进展

令人欣慰的是，自 2001 年启动这项工作以来，我们已在这个重要目标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十年前，最先开始采用 IFRS 的国家和地区仅有澳大利亚、欧洲、香港和南非，但现在，IFRS 的身影遍及全球。

我们最新的分析显示，在 138 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已有 114 个国家要求所有或大部分上市公司使用 IFRS。也就是说，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五分之四的国家现在强制要求使用 IFRS。在全球大多数行业领域中，IFRS 已成为重要的报告制度。这些统计数据具有显著意义，因为就在 10 年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要求采用 IFRS。

当然，剩下五分之一的国家还未要求将 IFRS 用于国内用途，其中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国家，如中国、印度、日本和美国。

但是，上述计算方法并未将保留本国通用会计准则的国家与其他未保留的国家加以区分。例如中国，它的国内准则已与 IFRS 趋同，但仍存在着一些差异。然而，即便在这些尚未采用 IFRS 的司法管辖区中，我们不断看到它们向 IFRS 和全球准则稳步迈进。

在印度，IFRS 保持前进态势。最近，印度新一届政府宣布，它打算过渡到基于 IFRS 的印度会计准则，虽然与中国一样，这些准则在某些领域可能与 IFRS 有所偏离。

我们将与印度同事合作，确保将准则差异保持在最低限度。对于许多印度公司而言，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应继续拥有全面采用 IFRS 的选择权，可以按自身意愿加以选择。

从 2009 年开始，日本企业拥有是否采用 IFRS 的选择权。选择采用 IFRS 的日本公司呈快速增长之势，这让人倍感鼓舞。截至今日，日本国内 46 家公司已经全面采用或计划全面采用 IFRS，它们的总市值高达 63 万亿日元。根据这些公司的年度报告，它们全面过渡到 IFRS 的三大理由是：与全球竞争对手之间具有可比性，股东基础得以扩大，管理效率得以提高。在最近推出的 JPX 日经 400 指数（JPX-Nikkei 400Index）中，日本公司能否被纳入这一指数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全面采用 IFRS。《金融时报》最近一篇文章指出，JPX 日经 400 指数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广泛欢迎[5]。

公允地讲，IFRS 在美国的进展低于预期。然而，美国 IFRS 的使用状况已经超过许多人的认知。美国投资者已广泛使用 IFRS 财务报表，他们持有的外国公司资产超过 8 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公司采用 IFRS 进行报告。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监管的在美上市外国公司中近 500 家均按照 IFRS 编制财务报表，其总市值高达数万亿美元，对美国投资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投资市场。

SEC 主席玛丽·乔·怀特（Mary Jo White）曾多次在公共场合表示，IFRS 是 SEC 的优先级工作项目之一，SEC 有必要就美国国内使用 IFRS 澄清自身立场。我们期待在这个重要的议题上能与 SEC 新任首席会计师詹姆斯·施努尔（James Schnurr）合作。

中国与全球会计准则

正是这个使命让我来到中国。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中国已经历过两次会计大转变：第一次是在 1992 年，放弃了为计划经济制定的统一会计制度，从头开始构建一个现代化的会计专业；第二次是在 2006 年，颁布了一套全新的且与 IFRS 趋同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对于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而言，会计转换工作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要求所有大中型企业采用这套新准则，而不仅仅限于上市公司。我从同事那里了解到，《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 IFRS 的差异非常细微。

同样经常被忽视的情况是，占国内总市值 30%多的中国企业为了实现境内外（国内和香港）同时上市，也全面采用了 IFRS。而香港本身从一开始就全面采用了 IFRS。

因此，中国已实现了其会计准则的现代化，此举影响深远。而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已全面采用了未经任何修改的 IFRS。

中国财政部根据 IASB 发布的各项新准则，对《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加以更新。就此，我们致力与中国财政部建立紧密合作关系。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许多准则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得以发布。我们还非常赞赏中国在 IASB 下属的新兴经济体集团（Emerging Economies Group）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感谢你们能积极参加 IASB 会计准则咨询论坛（Accounting Standards Advisory Forum）并积极参与亚洲——大洋洲准则制定机构组织（Asia-Oceanian Standard-Setters Group）的事务。这些进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们表明中国期望在国际财务报告领域能够发挥领导作用。

作为一名受托人，我渴望就筹资机制与中国财政部进行协商，让中国能够为 IFRS 基金会的工作成本覆盖做出全面贡献。此外，我还期待中国能为我们位于日本东京的亚洲——大洋洲办事处提供更多的支持。我们的目标是让该办事处成为卓越的 IFRS 区域中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近日任命了一名技术成员，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和普通话。

然而，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向全球会计准则努力迈进的过程中，中国还没有完全得到应有的国际认可。这也是其他任何一个调整 IFRS 以契合本地会计要求的司法管辖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其他全面采用未加任何修改的 IFRS 的司法管辖区往往会认定上述司法管辖区所做的调整必定非常重大，否则就不需要作此改变。

当然，IFRS 基金会认为中国希望通过消除会计准则的细小差异从而实现 IFRS 的全面采用。我们期盼中国实现 IFRS 的全面采用，让其会计准则获得充分的国际认可并从中获益。

结束语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同事们，非常感谢您们的关注。

中国实现了自身会计制度的现代化，这理应获得高度的赞扬。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这类机构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致力于成为会计和财务报告领域的世界领袖。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们认识到在为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融资的过程中，应该让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减少这些市场间的摩擦是全球会计准则的核心动力所在，我相信实现 IFRS 的全面过渡不仅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能收获更多利益并获得国际认同。

谢谢您们能拨冗出席，期待您们的提问。

附注

1：麦肯锡公司（2014 年），《数字时代的全球流动》，www.mckinsey.com。

2：《中国日报》（2013 年 11 月），《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摘要，www.china.org.cn。

3：欧盟委员会（2014 年），《致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联盟专员乔纳森·希尔的使命函》，www.ec.europa.eu。

4：金融稳定委员会（2014 年），新闻稿《FSB 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召开全体会议》，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

5：《金融时报》（2014 年 6 月 15 日），《日本众团体对 JPX 日经 400 指数青眼有加》，www.ft.com。